

天春是過不這

著 吾 健 李

文 學 研 究 會
創 作 叢 書
第 二 集

這 不 過 是 春 天

李 健 吾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命(83131)

文學研究會創作叢書第二集
這不過是春天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李健吾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本書校對者楊瑞文)

天春是過不這

著 吾 健 李

序

在這本集子裏面，說謊集原是蕭伯納的一個短劇，我應北平青年會劇團二屆公演而改譯的。演期是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一與二十二兩晚，地點在協和禮堂；導演由我承乏，角色分配如下：

他……………周禮

她……………董世錦

夫……………李健吾

其中最難揣摩的人物，怕是那俗而不落俗套的丈夫。不久天津某劇團公演，錯把丈夫演成忌妬，因而失去全劇諷刺的意味。可笑的地方正在人人以爲他忌妬，而他偏偏不

忌妬。

另外一羣是我多年前的一個嘗試。很早我就學着寫戲，獨幕劇到今我還留下一捆來，然而勉強可以保存留做紀念的，彷彿只有一齣母親的夢和牠了。我不主張拿自己的習作發表，妨害讀者不說，先要阻礙作者的前進。不過，在我們這個國家，有時連個故事撮要也可以搬上舞臺的時候，我便斗膽把另外一羣附在這裏。母親的夢我留在另一個集子問世。

這不過是春天原是二十三年暮春的一件禮物，送給某夫人做生日禮的，好像春天野地的一朵黃花，映在她眼裏，微微逗她一笑。連題目算在裏面，全劇只是遊戲，諷刺自然不免，但是不辣却也當真。據我所知，女學生比較容易，也愛扮演這齣喜劇的。實際這裏的人物，只有廳長夫人一個人而已。二十四年十月十二和十三日，中國留日同學二屆公演，曾經正始上演這齣戲，角色分配如下：

警察廳廳長……………賈雲樵

廳長夫人……………陳波痕

女子小學校長……………常雲心

王彝丞……………林果

白振山……………王空

馮允平……………麥龍

男僕甲……………尹其銘

男僕乙……………非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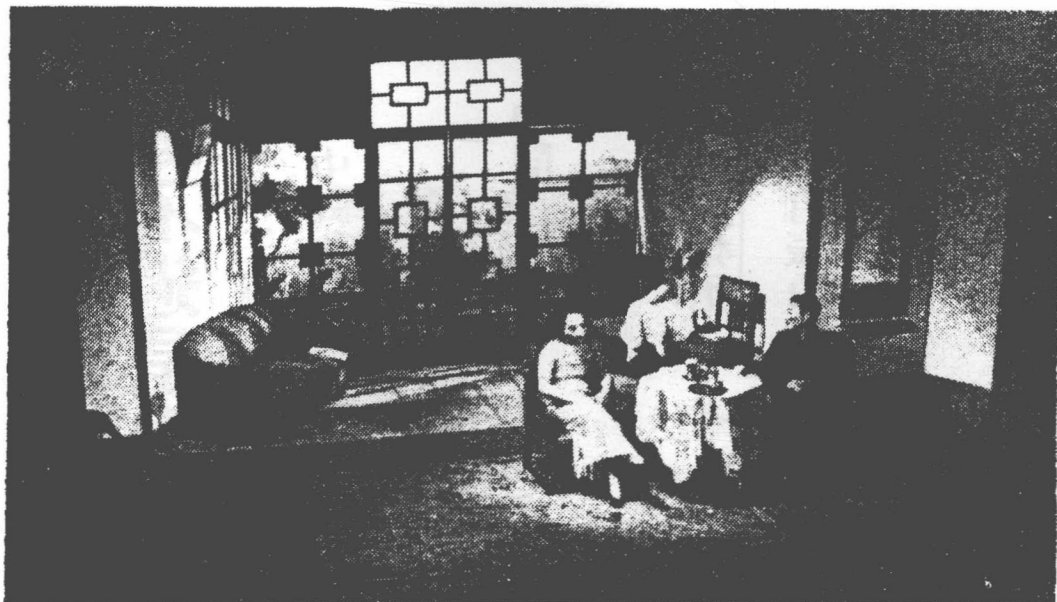
其中男僕乙原作女僕，由我函告演出者梁夢迴先生，爲方便起見而改換的。

李健吾

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十日。

目錄

序·····	一
這不過是春天（三幕劇）·····	一
另外一羣（獨幕劇）·····	一一四
說謊集（獨幕劇）·····	一四八



這不過是春天：第一幕(中華留日同學會演出)：——
馮 我「特地」聲明一句，我毫沒有恭維你的意思。



這不過是春天：第一幕(中華留日同學會演出)：——
廳長 蔡承，你陪振山談話，我後面有事。

這不過是春天

三幕劇

劇中人物

警察廳廳長 年四十餘。

廳長夫人 年近三十。

女子小學校長 前者堂姊，未婚，年三十餘。

王彝丞 廳長祕書，年約三十。

白振山 祕探，年約五十。

馮允平 年約三十。

男僕

女僕

地點

華北某市。

時代

北伐中某年春天。

時間

第一幕 某日下午。

第二幕 次日下午。

第三幕 又次日上午。

第一幕

一間富麗有致的內客室，近代的布置，用起來舒服，看起來上眼。右方通大客廳，從斜掛起的絨帘下，透出歡笑的声音。後牆靠近左角，有一小門，通內院，或出或入，總是順手關住。

從大客廳走進來一位衣飾華貴的少婦，一句話也不說，站住噫了口氣，然後三脚兩步，全身倒在大沙發上，閉住眼，疲倦極了的樣子。等她睜開眼來，發見男僕立在帘子一側，手裏拿着一封公函。

夫人（惱了起來，翻身坐直。）站在這兒做什麼，不把帘子給我放下！

男僕 是，太太。

〔他回身放下絨帘。〕

夫人 你手裏誰的信

男僕 (向前) 廳長的公事。

夫人 那你跟着我!

男僕 是,是。

(他轉身趨向小門。

夫人 回來! 什麼公事?

男僕 上頭下來的公文,王祕書看過,叫我呈上廳長。

夫人 那個上頭拿給我看看!

男僕 是。

(他趨回,遞上公函。

夫人 (看了看封皮,擲到圓桌上。) 左不是些鬼事,有什麼着急的!

男僕 是。

夫人 你先去告訴姨小姐，說我頭疼，請姨小姐替我張羅張羅客人。

男僕 是。

〔他過去掀起帘子，隨即側身而立。〕

男僕 姨小姐。

〔女子小學校長進來。〕

校長 〔向夫人。〕好自在人兒，獨自躲在這兒。你像塊磁鐵，一不見你，大家就散開，尋找各自的，去說各自的話，再也合攏不起來。

夫人 我懶的應酬，說過來說過去，全是耳朵聽膩了的老生常談。

校長 你不是懶，你是賴。

夫人 賴也罷，女子一賴就是懶。

校長 你忘了心字旁兒也成。

夫人 還是沒有心的好。(向男僕)辦你的公事去，老站在這兒幹什麼！

男僕 是，太太。

(他趨前，拿起公函，轉向小門下。)

校長 (過來坐在沙發上)你做了好些年闊太太，脾氣像是更大了。

夫人 你還當發脾氣只是女兒家的事。做了闊太太，頭樁事是練着使性子。

校長 我這多年的老姐，說真個的，越來越不瞭解你。外人看，只當做浮面兒的生活不同，

刨開根兒，滿不這麼容易。你有你的小性子，我有我的出發點，自來走不到一條道上。

夫人 不過有時一個人，我也無聊到了萬分，就跟現在一樣，像個糖錫人兒，躺在睡椅上，頭熱的眼看要歸了原，想——對了，想着你的世界，想着我以外的現實。全是不可知，

幸福嗎？也許，不過叫我打進去，混在裏面過活，不客氣，我沒有那份勁兒。

校長 其實姐妹裏頭，就是你沾個玲瓏透剔的邊兒。

夫人 可是我日子過的膩極了，你叫我怎麼辦？

校長 聽我講，你可以拿錢買日子過。

夫人 虧你這小學校長！我問你，誰有錢再買一個丈夫？再買一個家庭？一個環境？一個世界？

校長 問題是誰有錢換掉自己的心。

夫人 對！還是姐姐，一針見血。告訴我，你怎麼那麼拿的穩自己？

校長 我也不像你說的那麼簡單。不信的話，我的校長讓你做兩天。

夫人 （搖頭。）我怕透了一羣小孩子。

校長 你自己就是個小孩子：又淘氣，又頑皮，又殘忍，又好奇，又任性，冷起來井水一樣涼，熱起來小命兒也忘了個淨，回頭鬧久了，又是說不出地厭膩。

夫人 你忘掉一樣：我不像小孩那樣天真。

校長 所以你才愧見那羣小學生。

夫人 (站起) 也是也不是。我要到裏頭憩憩，你代我張羅一下客人。

校長 你坐下，我有話告訴你。

夫人 我聽膩了，準是學校募捐。

校長 那也是一樁事。不過，坐下聽我說，你一輩子也想不到。

夫人 呵?! (重新就坐) 是不是太陽打西出來?

校長 我不像你那麼悲觀。太陽不會打西出來。地球也不會停着不轉。

夫人 我看你帶了好風兒來。說罷，我那點兒要晒的意思也溜了個快。

校長 有一個朋友打遠地方來看你。

夫人 看我?